

实景剧：文旅城市的时代名片

曾 强

在大文旅时代，最火的文艺活动大概要数应运而生的实景剧了。实景剧是一种沉浸式演艺方式，通过结合自然景观、历史遗址或人工建筑装置，充分运用现代声光电技术和服务元素，为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。

山西作为文旅大省，实景剧发展日渐繁荣。《又见平遥》开创了国内首部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。太原的《如梦晋阳》、忻州的《遇见秀容》、晋城的《再回相府》《千年铁魂》、阳泉的《再回藏山》、大同的《因为大同》《如梦大同》等，也都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，通过实景演出的方式，展现了山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魅力，使实景剧逐渐成为各地的亮丽名片。

舞台艺术的创新剧种

实景剧本来是依托自然山水、古城墙、历史街区等真场景作为舞台背景，使观众尽可能直接融入剧情发生的真实环境。但事实上，受限于历史场景难以客观复制或真实再现，实景剧更多已演变成结合当地历史文化故事和传统戏剧、舞蹈、曲艺、朗诵以及书画等艺术形式而创造的一种全新多元当代舞台艺术。

现代科技的强力加持成了众多实景剧最炫目的“杀手锏”。水幕投影、无人机矩阵、机械臂表演、VR、AR、全息投影等高科技手段的运用，使实景剧既有动画般的“活”，也有魔幻般的“奇”，从而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《如梦晋阳》以水火元素为视觉核心，故事以晋祠难老泉和古晋阳城为线索，演绎了一场晋阳古城演变的动人故事，引领观众经历一次“奇妙的梦幻之旅”。剧中通过皮影、晋祠等传统晋文化元素和巨型喷泉矩阵灯光、投影、激光等现代舞台科技，形成奇妙而震撼的视听效果，试图将古晋阳城的厚重历史文化重现，从而也展现出昂扬热烈的晋人风骨。

《如梦大同》则运用全息投影技术，让石窟造像“活化”；通过三维映射技术，将古城街市复现于舞台之上，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大同的繁华；动态舞台的运用使演出场景更加灵活多变，增强了节奏感和视觉冲击力。

《千年铁魂》设有表演看台、大型3D声光电演绎场等。打铁花艺人将刚刚出炉的红炽铁水奋力抛向天空，无数绚丽的铁花瞬间在空中绽放，让观众既感到惊艳又感到震撼，从而开创了中国极具影响力的硬派实景演出。

城市文化的积极展示

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，实景剧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，在形式和内容上也日益丰富。

《又见平遥》以平遥古城为背景，通过情景体验方式，让游客穿越时空，感受平遥古城的历史变迁和晋商文化的魅力。剧中涵盖了镖局文化、家族文化以及山西传统的民俗文化、面食文化等多方面内容，让观众在欣赏演出的同时，也能深入了解山西的历史文化。

《再回藏山》以赵氏孤儿传说为根基，以“忠义文化”为内核，巧妙地把丹山碧水、忠义传承及山西民俗融入到山林实景演出中，体现了对“忠义精神”跨越千年的坚守与传扬。

《如梦大同》则以“天下大同”为核心，巧妙串联起北魏平城、辽金西京、明清重镇等历史脉络，将云冈石窟、悬空寺、古城墙等标志性元素融入剧情之中。特别是对云冈石窟开凿场景的演绎，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，亲眼目睹了古代工匠们一斧一凿雕刻佛像的艰辛与执着，深刻感受到大

同作为北方民族融合中心的辉煌历史和独特文化魅力。

《遇见秀容》的剧情紧紧围绕四位古代秀容书院好友的青春奋斗史展开。通过讲述红色救国、工业兴国、忻商振国三个故事，展示忻州儿女不畏艰辛、勇于拼搏的精神力量。

沉浸体验的互动发挥

实景剧与传统舞台剧的最大区别在于沉浸式甚至融入式体验。观众因此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旁观者，而成为能够亲身参与演出的一个角色。这就大大增强了实景剧的亲和力和观众认同感。

在《又见平遥》中，观众既可以穿梭于不同的演出场景，也可与演员直接互动，还能亲身感受甚至推动剧情的发展。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，让观众既新奇又兴奋，也增加了更多美好的游览体验。

太原清徐关帝城开城仪式和《因为大同》都采用了行进式观演的方式，让观众成为讲述关公“忠义仁勇礼智”文化和“平城故事”的参与者。《因为大同》演出从古城南城墙的永泰门广场开始，随着钟鼓齐鸣，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，拓跋鲜卑的铁骑、北魏官女、木兰等角色依次登场，恭迎宾客入城。观众在行进过程中，欣赏到城墙攻防、游牧狩猎、田园桑织、丝路商队等精彩场景，仿佛回到北魏时期的平城，融入其中，真切感受古都大同的厚重历史。

实景艺术发展任重道远

实景剧通过各地不同的历史情节展示和文化特征显现，吸引了大量游客，带动旅游消费增长，促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，为文旅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。

但随着实景剧的不断涌现，越来越暴露出很多问题。

一是内容肤浅“同质化”。大多内容浮泛，粘贴拼凑现象严重；有的故事性差，失去了细节描写与刻画，艺术深度不够。二是表演流于“场面化”。喧宾夺主，多注重声光电这类科技炫技手段和宏大的舞美“牌面”；而表演粗糙俗陋，丢失了传统舞台“唱念做打”的艺术精华。三是主旨定位“短视化”。剧本文化内涵挖掘不足，甚至刻意迎合市场需求。如此等等。说到底，不少实景剧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短期商业利益或市场轰动，由此过于注重舞台效果和商业营销，而忽视了对城市历史文化内涵的理解、挖掘、展现、诠释，从而导致观众在欣赏演出后，难以产生心灵的共鸣和对文化的思考。也有一些实景剧加入了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商业元素，破坏了剧目的整体艺术感和文化氛围。还有的城市仅仅是盲目跟风，因此粗制滥造，游客体验效果差，评价并不高。

笔者认为，要设计出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旅城市名片：要出新、出彩，耀眼醒神，入情入心。首先要“轻”中见“薄”，像隽永简短的小品文一样，一个剧目只应突出一个主题；剧情要简单，方便观众记忆理解，一见会心。其次要“小”中见“大”，要在大气势、大叙事、大概念的泛化表述中，具体而微地通过更多人或故事的细节进行精心刻画和艺术烘托，而不是一味地“摆阵势”“喊口号”。最后要言简意赅，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，应像好的文人画一样，通过写意般隽永、含蓄、优雅的艺术方式，把城市文化特点和历史价值巧妙地加以提炼、融合。

我们的实景剧应在内涵挖掘上突出独一无二的城市品性和人文特色，揭示多元而厚重的城市底蕴和精神魅力，赢得更广泛的游客和当地群众的喜爱。

（作者为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）



图片说明：

- ①《如梦晋阳》剧照
- ②《再回藏山》剧照
- ③《如梦大同》剧照

双塔

和平

始知平凡最可贵

“平凡”往往被等同于“平庸”，人们往往追逐着各种形式的“不凡”——巨大的财富、强大的权势、童话般的爱情，仿佛只有这些才能证明生命的价值。而路遥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，它通过孙少安、孙少平这两个核心人物的人生轨迹，从一种全新但更为日常的角度诠释生命。它不崇拜轰轰烈烈的奇迹，而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坚韧与尊严中，提炼出一种更为本质、更为持久的精神价值。

路遥笔下的劳动是神圣的。在双水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劳动不是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，而是与生存直接相关的严酷现实。孙少安18岁就当上生产队长，带领村民在黄土高原上“刨挖”生活；孙少平走出农村后，从基层的揽工汉到煤矿工人，始终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。路遥不回避劳动带来的身体痛苦，但他更着力表现的是劳动如何塑造人的精神品格。在桥头等待雇佣的孙少平，坚持用读书保持思想的独立；成为煤矿工人后，他在黑暗的井下找到了职业的神圣感。这种对劳动的体会证明——人在劳动中确认自己的存在，通过改变外部世界而实现自我定义和找到自我价值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同时呈现了劳动如何成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纽带。孙少安在砖厂的成功不仅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，更让他在乡村社会中获得了尊严与认同；孙少平在煤矿的辛勤工作，使他融入了那个粗鄙而真实的工人群体。路遥敏锐地捕捉到，当劳动脱离了其本质意义，人就会陷入精神上的无根状态（当劳动只是为个人着想或者脱离社会，自身也会陷入迷茫与无法前进的地步）。

爱情的平凡性与超越性构成了路遥这篇小说中的第二个板块。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，没有琼瑶式的惊天动地，也没有张爱玲式的精妙算计，有的只是普通人在现实约束下对情感本真的坚守。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败给了现实差距，但他与贺秀莲的婚姻却在日常磨合中生长出深厚情感；孙少平与田晓霞的“现代童话”因死亡戛然而止，而他与惠英嫂的关系则可能发展为相濡以沫的平凡相守。路遥似乎在告诉我们：爱情的神圣性不在于它的戏剧性，而恰恰在于它能够穿越生活琐碎仍保持温度的能力。这种爱情观对沉迷于偶像剧式爱情的想象，构成了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批判。在社交媒体塑造的爱情神话中，人们期待的是持续的高甜度、不间断的心动体验，而忽视了爱情作为一种生命实践所需要的耐心与勇气。

知识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呈现出第三个板块。对孙少平而言，读书不是通往成功的工具，而是在艰难环境中保持精神高度的阶梯。在工地窑棚里就着煤油灯阅读、在煤矿宿舍与同事讨论文学，这些场景构成了小说动人的画面。路遥通过孙少平的阅读史，展现了一名农村青年如何通过书籍突破地理与出身的限制，实现精神世界的拓展。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却思想贫乏的时代尤其珍贵——当知识被简化为应试技巧和职场筹码，当阅读沦为功利性的知识摄取，孙少平那种将读书视为生命需求的姿态，几乎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奢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路遥并不将知识浪漫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。孙少平尽管通过阅读获得了思想上的觉醒，但他并未因此摆脱体力劳动者的身份；田晓霞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，最终也没能超越死亡的宿命。这种处理避免了启蒙主义的简单乐观，反而使知识的价值更加真实可信——它不能免除人生的苦难，但可以改变人面对苦难的态度。

苦难叙事是《平凡的世界》中最触动人心的部分，也是路遥生存美学的核心所在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苦难：极度的贫困、爱情的挫折、事业的失败、突如其来的死亡。但路遥笔下的苦难不是目的本身，而是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孙少平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：“苦难难道是白忍受的吗？它应该使我们伟大！”这句话道出了小说对待苦难的基本态度——不美化、不回避，而是将其转化为精神的养分。《平凡的世界》提醒我们：苦难是生命不可剥离的部分，而应对苦难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如何在局限中活出尊严？如何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？如何在平凡生活中保持精神的高度？路遥通过双水村村民和孙家兄弟的故事，给出了他自己的回答——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成就的大小，而在于面对生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与坚守；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外在的光鲜，而在于内在的丰富与深刻。人们习惯于用外在标准衡量生命的价值，《平凡的世界》却告诉我们，一位煤矿工人可能比许多所谓的成功者活得更像“人”，一位普通农民的家庭可能比豪门更有温情。这种价值观不是出于浪漫主义的怀旧，而是基于对生命本质的深刻理解——真正的英雄主义不是惊天动地，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

《平凡的世界》连环画 李志武 绘

童话是一盏明亮的灯

—评短篇童话《夕阳之岛》

王开英

阳泉青年作家梁芳创作的短篇童话《夕阳之岛》，在《娘子关》上发表后，引发许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关注与好评。不少人托熟人向编辑部索要这期杂志，以供自家孩子开心阅读，导致库存所剩无几。这一现象虽然没有泛起更大的社会涟漪，但却引起我，作为《娘子关》主编的重视。我把这期刊物找来，放在案桌上，重新一读，才发觉作家梁芳确实有才情，是一位讲儿童故事的高手。

《夕阳之岛》篇幅不长，只不过7000余字，故事环环紧扣，虚实交替，充满险情，制造好奇，让小读者们紧随悬念去探寻谜底。故事以老黄猫“又冷又饿”为开头，写老黄猫钻进一家要转租的裁缝店，正“偷”吃桌子上的剩菜，突然门开了。主人老裁缝走进来，本应呵斥驱赶，赶走不速之客老黄猫，当小读者们为老黄猫捏一把汗时，故事出现了翻转。

老裁缝不仅没有责备老黄猫，而且还道歉、给肉肠、倒酒喝。故事进入高潮时，出现了有些“揪心”的险境。

那就是，老黄猫只顾说话，爪子一松，被单顺水流漂走了。老黄猫跳进木盆拼命地追趕被单，木盆顺着水流，离河岸越来越远。男孩卷起裤管，跳进河水救猫。由于水流湍急，男孩

站立不稳，被老黄猫拉进了木盆。木盆像一只小船，载着男孩和

老黄猫漂洋过海，漂到了夕阳之岛，走上浪漫而美妙的旅程。“险境”描写对后

面营造“夕阳之岛”的奇幻和浪漫，起到了坚实的铺垫和反差的衬托，使整篇童话

荡气回肠，回味无穷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样一篇短篇童话故事，以明一暗两条线索推进。明线

不躲，暗线不显，直到结尾，暗线才浮出水

面，揭开整篇童话的谜底。具体讲，在第一部分，作者悄悄埋下一个伏笔，那就是老裁缝因为年老，手抖，做不了活儿，裁缝店开不下去了，所以贴广告准备转租。这

条线隐藏得很深，但却是故事的主线，

是它在文字的背后支撑着故事的延

续，为呼应结尾作了非常必要的铺

垫。最终“裁缝店的玻璃上，转租的广

告撤下来”，呈现皆大欢喜的结局。

人物的个性化塑造成功与否，决

定着文学作品的成败。《夕阳之岛》在

人物个性化塑造上是成功的。整篇童话，使用了拟人的艺术手法，让老黄猫、夕阳娃娃都以人的形象出现在故事里，扮演着人的角色，表达着人的情感，演绎着人的故事。

通过心理、语言、行为等要素，把老黄猫造成一个诚实、勤劳、善良、勇敢和乐于助人的形象，有血有肉。还有着墨不多、寥寥数笔就跃然纸上的夕阳娃娃，天真烂漫、活泼可爱，为故事增强了感染力。尤其是对老裁缝的刻画和塑造，更是入木三分。从他道歉，到宽容，到后悔，到沉睡，到挽留，都用语不多，但字字千钧，把一个悲观、善良、孝顺、勤劳、勇敢和乐于助人的老裁缝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汪曾祺说过：“语言是思想，语言是文化，语言更是一个生命体。”一篇文学作品，就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生命体。既然是一个生命体，那它必须鲜活、灵动、富有独特的思想、气质和色彩。文字语言，乍看是写作技巧，实质是作者的文化修养。修养不够，文字的成色就不足。这篇童话，语言明亮，如同一条清澈的河流，在净洁的青石板上，缓缓流淌，让稚嫩的心灵得到慈爱的抚慰；这篇童话，语言精准，如同中医针灸，精准扎穴，血通气透，妙手回春；这篇童话，语言生动，很有画面感，让人身临其境，感同身受。梁芳从文学语言、地域方言、乡民口语中汲取养分，在有限的表演空间里，巧妙熔铸为独具一格的叙述语言，充分体现出一名作家优良的天赋和厚积的储备。

爱因斯坦说过：“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。”梁芳用“洒多入梦”的艺术手法，描绘出一个“也真也幻”的童话世界。这个世界在“真实”中是梦幻，在“梦幻”中是真实，因为“梦幻”与“回忆”完全重叠。具体讲，就是一只饥饿孤独的老黄猫与一位愁容满面的老裁缝意外相逢，在米酒的“魔力”下，被“送”回童年。童年时光里，一段相互帮助

相互救助的行动，促成了一次共同冒险的美妙远行。

对于这段“童年时光”的穿越，作者并没有进行清晰的交代，而是让读者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徘徊，享受着一种“说不清”的美好。这就是这篇童话作品的价值所在。

对于少年儿童来说，真实与虚幻之间并不一定要存在一条清晰可见的界限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这个世界跳到那个世界，仿佛玩跳格子一样自然。有时候，幻想的世界才是孩子真实的世界，它能给孩子们无限的想象，想象才是孩子飞翔的翅膀。

童话是一盏明亮的灯。好的童话作品，不仅仅是虚构的幻想世界，也是现实世界的投射。好的童话作品，是用孩子倾心的故事、听得懂的语言，来滋润他们的心田，使他们坚信，拥有善良、勤劳、互助、诚实、勇敢等美好品质，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，一定能够战胜困难，一定能够最终获得幸福。



是支撑作家从第一个字写到最后一个字的动力，没有激情的加持，再优秀的作家也无法完成一篇作品，长篇作品更是如此。他会开始怀念自己充满激情却有些稚嫩的时期。

有没有一种办法，把激情和智慧作均匀的播散在中和，使得一位作家持续写出好作品？不能，没有。正如没有长生药一样，中和也是一种奢求。

有几种可以纠正的方法：年轻的作者，如果能遇到富有经验的创作导师或文学前辈，那么他将获得很快的成长；如果遇不到，那么他只能通过持续而长久地练习来自我纠正。年长的作家，需要有勇气打破名誉、声望的桎梏，衣着朴素地回归基层，重新汲取生活的热情。



经典漫谈 李志武 绘